

# 基辛格在100岁生日这天， 对人类的未来发出了最新警告(三)

（接上一期）

除了信仰，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昔日好兄弟因为一位从德国老家女孩伊迪丝的到来而反目。

基辛格那年16岁，来纽约不到两年。他陷入了炽热的少年之恋，对情敌有一种狂热的妒忌：

你是我们班头一个来自美国的女生，而且相当漂亮，因此自然大家都想和你交朋友。除我之外，主要还有两个现在或者以前想和你交朋友的人：奥博斯和库尔特。我想有必要写信给你讲讲他们俩的缺点，因为你只看到他们的优点。我想提醒你提防库尔特，他这个人很坏，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根本不顾道德标准；跟奥博斯交朋友也要谨慎，他企图在思想上控制你，在身体上占有你。这不是说没法跟奥博斯交朋友，我只是劝你不要被他迷倒，否则你事事都要依着他。

多少聪明的年轻人在求爱被拒时给心仪对象写过同样炽热的情书！但是这封信非同一般：暂不论文中依然存在的日耳曼语标点和个别微小的拼写错误，这封信分析缜密，心思极深。

珍珠港事件时，基辛格已经在纽约城市大学念书，他学习成绩好，几乎门门优

秀（滑稽的是，只有历史一门是良好）。课余他喜欢看美式足球或棒球比赛，也在乔治·华盛顿桥下的网球场打网球。跟安纳利斯·弗莱舍尔保持着稳定的关系，会计生涯似乎在召唤他。

历史再次插了一手，基辛格刚满19岁不久便接到了入伍通知书。

1943年2月中旬，他受命乘坐火车前往克罗夫特营，基辛格熬过三个月的基本训练，按照1942年3月出台的《“二战”权力法》“允许在部队光荣服役至少三个月的敌方外国人成为美国公民”，获得了美国国籍。

而那些留在欧洲的亲人，有将近30人被害。

## 2

**理想主义者**

**一个“比康德还康德”的知识分子**

**我以为，年轻的基辛格志存高远，的确是一位理想主义者。**

**——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义者》**

基辛格从军之旅也使得他初步积累了政治人脉。而弗里茨·克雷默更堪称基辛格的人生导师，他是很具影响的政治理论家，早于基辛格进

军美国政界。克雷默为基辛格在二战结束后申请哈佛大学的学位出具了热情洋溢的证明书。

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几乎所有课程都获得了最高等级的分数评价。《历史的真义》这篇论文已经被载入史册，它是有史以来哈佛大四学生所写的最长的一篇文章——全文有388页，现在哈佛的毕业论文篇幅限制（35000字，或者大约140页，被称为“基辛格规则”）即由此而来。

青年基辛格沉迷于哲学、历史和政治学课程，这一时期的他最具有理想主义情怀。他深受康德哲学的影响。

事实上，基辛格91岁时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大量引用康德的观点即为明证。

基辛格对康德的解读深远地影响了他自己的思想，这不仅是因为他怀疑鼓吹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各种唯物论，而美国社会科学家提出这些唯物论是想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对黑格尔提出的那种理想主义毫无兴趣；黑格尔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综合论，正命题和反命题辩证融合，推动世界势不可当地向前发展。在基辛格眼里，最重大的历史问题是，康德对人类困

境（个体会自由面对有意义的道德困境）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哲学家对世界终究注定走向“永久和平”的看法调和起来。

基辛格的博士论文（1954）就已经谈到了19世纪政治，特别是当时的欧洲著名政治家卡斯尔雷（英国外交大臣）和梅特涅（奥地利首相）对于欧洲政局、世界秩序带来的巨大影响。他后来还专门写成了一本《重建的世界》，认为正是卡斯尔雷和梅特涅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为稳定欧洲秩序作出了种种努力，才使得19世纪的欧洲才能维持总体稳定。基辛格毫无避讳的指出，和平安宁未必总是正义的，为了实现这项目标，民族起义、进步革命都可以因为不符合稳定秩序以及大国利益的需要，而被无情倾

轧——这项观点贯穿了基辛格的政治理念，影响了他的政治行动，也成为其声誉争议的起始来源。

1957年，他的两本著作《重建的世界》、《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相继出版，由此确立了他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声誉。

基辛格的《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一书，是以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它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拿破仑1812年入侵俄国失败后，特别是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结成神圣同盟以后，欧洲各君主国家为了恢复王统、兼并弱国、争夺霸权而开展的外交博弈，当时几乎控制欧洲外交舞台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是该书的主角。基辛格的这部历史著作，对于梅特涅奉行的均势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  
亨利·A·基辛格